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遷去蘇秦母葬都橋有御史總督湖北湖廣結之儀務親親世襲等事都府洗相集

宋紀二十六

起柔兆敦牂正月盡強圉協洽八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景德三年

遼統和二十四年

春正月辛未始置常平倉先是言

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每州計戶

口多少量畱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擇清

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無得移用每歲夏秋

準市估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糴俟十年有增羨則以

本錢還三司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糴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 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等言唐宇文融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等事今欲別置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竝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竝兼勸農事轉運使副竝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銜自此始 甲申升宋州爲應天府以太祖舊藩也 丙戌以唐張九齡九世孫元吉爲韶州文學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及九齡真圖告身故錄之 復置都大發運使以度支員

外郎馮亮爲之 丁亥樞密使王繼英卒 遼人旣和
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帝待準極厚王欽若漢嫉之
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
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
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
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澶淵之舉是
盟於城下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
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
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稍衰準在中書喜用
寒俊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它舉搢多自任同列屢

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

吏職耳因卻而不視戊戌準罷爲刑部尙書知陝州

吳攸

宰輔編年錄作峽州蓋傳寫之譌宋制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節度三品州也防禦團練四品州也刺史五品州也知州之名雖同而班秩各異陝爲節度州峽爲刺史州準由舊相出守不當除遠小州今改正

以參知政事王旦爲工部尙書平章事旦入謝優坐帝

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

庶保終吉也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

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

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喻其

意歸取其傳讀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已

亥以參知政事馮拯爲兵部侍郎王欽若爲尙書左丞
陳堯叟爲兵部侍郎竝知樞密院事以趙安仁爲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樞密都承旨韓崇訓東上閤門使馬知
節竝僉署樞密院事崇訓重贇子也 三月乙巳客星
出東南太常丞任隨上言曰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雖有
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願陛下擇賢士黜具臣懸賞罰
之文立勸懲之道其兩省諫官竝準有唐故事定其員
數優其俸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職之否臧其或
獻替推誠彌縫勵節言事有裨于時政抗章不避于天
誅則請行甄擢以勸眾焉其或尸利無慙弼違有闕務

引腹非之咎多致面從之諛則請行降黜以勵眾焉夫如是則賢者勸惰者激庸者退懦者立朝廷之士咸願效忠而報國矣帝覽而嘉之己未詔諫臣悉心獻替賞罰之典斷在必行 是月始命朝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其後又增置一員以閤門祇候充 夏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四庫圖籍 壬辰命使六人巡撫益利梓夔福建等路犒設將吏存問父老疏決繫囚仍案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聞時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利路及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爲多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 乙未种放

賜告歸終南山 復詔羣臣轉對 五月壬寅朔司天
言日當會帝避正殿不視事百官各守其司既而陰翳
不見帝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喜分野之民不被
其災耳 司天奏周伯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知雜御史
王濟乘閒言于帝曰瑞星實符聖德然唐太宗以家給
人足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謹一日居安慮危則爲
瑞大矣帝嘉納之 甲辰遣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
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
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其承順累表但云乞
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

敵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宥衛及毋得攻劫西路
進奉蕃部縱有爭競竝取朝廷和斷它約悉除之然亦
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敵中等言二事
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儻
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敵中等詔令熟計復奏 丙午

命王欽若陳堯安同修時政記每次月十五日送中書
度支副使李士衡言關右自不禁解鹽已來計司以
賣鹽年額錢分配永興同華耀四州軍而永興最多于
民不佞請減十分之四詔悉除之先是內帑歲出緡錢
三十萬助陝西軍資及士衡爲轉運使言歲計可自辦

遂罷給帝將幸洛士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饋京西朝廷以爲材故召令佐三司 萊蕪監判官歐陽冕求應賢良方正而大言自薦以姬旦皋夔爲比且云使臣日試萬言一字不改日覽千字一句不遺由是促召赴闕令中書試五論三頌諸詩四十首共限萬言題旣出冕惶駭自陳止應賢良不應萬言幸假貸乃以所上表示之冕不敢復言至晡但成五論一頌共三千字旣奏御帝令問表中所陳條目冕伏躁妄之罪責授下州司戶參軍 左諫議大夫陳省華卒省華有吏幹妻馮氏性嚴訓諸子尤力不許事華侈堯安旣貴孝謹

益不衰掌樞密時弟堯佐直史館堯孝知制誥與省華
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
盛無比客至堯安等皆侍立其側客不自安多引去舊
制登樞近者母妻卽封郡夫人堯安初拜以父在朝止
封其妻而母但從夫邑封堯安表讓朝廷以葬制不聽
省華卒旣逾年帝乃封其母郡太夫人後進封滕國年
八十餘尙無恙 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
瑋等各請出兵討賊帝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
不許德明初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
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禽滅後

夏彊盛難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以河西爲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丁巳幸北宅視德恭疾己未德恭卒 是月

遼幽皇太妃和罕

舊作和罕今改

於懷州囚夫人伊勒蘭

舊作夷蘭

今改於南京餘黨皆生瘞之

攷異遼史於皇太妃不著所始據聖宗紀統和十二年詔

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達蘭督其軍事與蕭達蘭傳略同紀又云十五年皇太妃獻西邊捷是皇太妃嘗有戰功矣至是被幽次年賜死遼史不明言其罪既稱爲皇太妃疑爲景宗之妃遼史亦未詳言也長編云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述國中事云景宗后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臘胸河蕭氏使守西邊得達軻盡降之因謀帥其眾奔它國結兵以篡蕭氏蕭氏知之遂奪其兵其事頗與皇太妃事相類案太宗第二子景宗封爲齊王遼人多假人以寵號齊王既死其如席太

后之寵稱皇太妃容或有之特史無明文無由定爲一人耳附識於此

六月丙子羣臣

固請聽樂從之南平王黎桓卒諸子爭立攻戰連月有司請發兵平之帝以桓素修職貢豈宜伐喪不許而以邵晔爲緣海安撫使令譬曉之丁丑京東轉運使張知白上疏曰司天奏周伯星見此聖德動天而辰象昭瑞也臣聞懼亂者治必興思危者安必久陛下誠能戒謹抑畏日新其德則瑞星不出臣亦稱賀苟異于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眾人之賀也況今西北二隅雖罷征戰之役然以比諸古者屈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而禮殊矣帝覽疏謂輔臣曰知白以諫官在外

而乃心朝廷可謂知所職矣 庚寅以殿中丞王旭同
判吏部南曹旭旦之弟也自旦爲政旭避嫌不復釐事
至是虞部員外郎王矩言旭前宰縵氏廉白有政績帝
謂旦曰旭之幹敏朕亦素知且屢有言其才堪任京府
僚佐者旦以避嫌懇辭帝曰朝廷用才不可以卿故使
之淪滯帝欲授三司判官旦又因讓故有是命後數日
旭引對選人帝面賜緋魚謂旦曰朕向不知卿弟猶衣
綠也 秋七月知益州張詠歲滿宰相王旦擬以任中
正代之議者多云不可帝以詰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
詠規矩它人往安有變夏矣壬寅擢中正工部郎中知

益州在郡凡五歲遵詠條教人甚便之眾乃服旦知人
乙巳太白晝見 王子邵燧上邕州至交阯水陸路
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惟當慎守
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 甲子大宴含光殿始用樂
忠武節度使高瓊臥疾帝欲臨幸其第王欽若恨瓊
附寇準且沮準澶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
然未嘗有破敵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勲臣施之于
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及卒有司言當輟一日朝帝以
瓊未嘗有過特廢朝二日 八月种放既歸終南教授
山中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

曰近中使還言放居草屋食野菜菘麩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也 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修葺帝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寮并百司供擬及供御之物竝令減省 丙戌遼改南京宮宣教門爲元和外三門爲南端左掖門爲萬春右掖門爲千秋是月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人進大會國馬及美玉於遼遼主以對衣鍔器等賜之 九月庚戌詔以稼穡屢登機務多暇自今羣臣不妨職事竝聽游宴御史勿得糾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陽并旬時休務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

議放朝著于令 丙辰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官石待問竝入第四等
以易爲祕書丞待問爲殿中丞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
以老疾累表求解過任帝令自擇其代承矩薦安撫副
使李允則丙寅卽命允則知雄州兼安撫使改授承矩
齊州團練使偃道之任承矩至齊州才七日卒緣邊泊
涿易州民聞之皆揮涕有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者承
矩習熟戎事有方略能綏撫異俗其後契丹使至者言
國中皆畏服承矩之名嘗于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
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于石人謂何六宅愛蓼花

知其經始塘泊也尤好儒學賓禮賢士大夫初知潭州日李沆王旦實爲佐屬承矩器以公輔待之絕厚丁卯卿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勛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宜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爲異日賞典也帝賜詔嘉獎焉

是月遼主如南京冬十月庚午朔遼主率羣臣上太

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承天皇太后羣臣上遼

主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攷異是年所上遼主尊號與五年所

上者同朱彞尊號書亭集雲居寺二碑跋曰碑建于二十

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

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

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
案遼史五年所紀之誤誠如朱氏所辨長編載是年上
遼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法道宏仁聖武開
統承天皇太后遼主尊號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昭孝
皇帝又與遼史異朱氏亦未考攷也
然長編或係傳聞之異今仍從遼史

以趙德明爲定

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錄德明
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
領因責德明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
駝馬謝恩而已 丁丑以張崇貴爲趙德明旌節官告
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
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 丁酉葬明德皇后
于水照陵 十一月壬寅周伯星再見 庚戌徙知水

興軍府周瑩爲邠寧環慶都部署以孫全照代之 乙卯以宰臣王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 先是江淮歲運米輸京師未有定制是歲始定六百萬石爲歲額從發運副使李溥之請也 是年遼放進士楊佖等三十三人

四年

遼統和二十五年

春正月遣工部尙書王化基乘驛詣河

中祭后土廟用大祀禮告將朝陵也 甲辰以知樞密

院事陳堯安爲東京留守 乙巳以權三司使丁謂爲

隨駕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謂機敏有智謀善附會而有心計在三司案牘填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

之眾皆釋然 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除道
負釋囚繫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 甲子次鞏縣罷鳴
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或獻洛鯉帝曰吾不忍食也
命放之 丙寅齋于永安鎮行宮太官進蔬膳 丁卯
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卻輿輦繖扇至安陵外次易素
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永熙陵又各詣
下宮凡上宮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
執事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于陵南
設帷奠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初有司具
儀止常服帝特制素服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

淑德明德皇后陵又至莊懷皇后陵遂單騎巡視陵闕
以內臣從及親奠夔王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鄆王周王
安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復詣陵奉辭有司以朝
拜無辭禮帝感慕哀切未忍去故復往焉及午而還左
右進繖帝卻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行宮始御常膳又
遣官祭一品墳皇諸親墓德音降西京及諸路赦流罪
以下囚釋逋欠賜畿縣民租稅有差建永安鎮爲縣

是月遼建中京卽七金山土河地也先是遼主過七金
山土河南望雲氣有郭郭樓闕之狀因建都至是始城
之攷異徐氏後編繫于上年爲統和二十四年據遼史
地理志云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與本

紀同徐氏誤也今從遼史

二月戊辰朔車駕遂如西京夕次偃師

縣始復奏嚴帝猶服韓袍不舉樂 己巳至西京始奏

樂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恭廟詔贈信爲太尉恭

爲太師 辛未命吏部尙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官

先塋在洛者賜告祭拜 壬申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

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爲戒至于班秩賜與不使

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

迹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內侍史崇

貴嘗使嘉州還上言知縣某貪濁有佐官某廉幹乞擢

爲知縣帝曰內臣將命能采善惡固亦可獎然復爾貸

罰外人必未狀伏當須轉運使澆察之 甲戌幸上清

宮詔賜醮三日 乙亥詔罷西京榷酤官賣麴如東京

之制 丙子加號列子爲沖虛至德真人 帝之次子

縣也太子太師呂蒙正與疾來見不能拜命中使掖之

以進賜坐勞問壬午幸其第賜資甚厚 甲申御五鳳

樓觀醮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 丁亥幸元儻宮

戊子葺周六廟增封唐孝子潘良瓊及其子季通墓

庚寅詔河南府置五代漢高祖廟 辛卯車駕發西京

謂輔臣曰歸途陵闕在望雖已遣官祭告朕豈安然而

過乎壬辰帝乘馬至孝義鎮吏嘗邨復設次與親王望

陵祭奠近臣于幄殿東望拜每進飲食帝執爵舉匕著涕泗哀感 甲午次鄭州遣使祀中嶽及周嵩懿二陵

丁酉賜隱士楊璞綉帛 遼主如鴛鴦渚 三月己亥帝至自西京 乙丑以曹瑋爲西上閣門使賞其扞邊功也瑋在鎮戎嘗出戰少捷偵虜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于瑋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眾而歸瑋不荅西蕃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行愈緩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西蕃軍將至逆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憩士馬少選決戰蕃人方苦疲皆

欣然嚴軍而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曰歇定可相馳矣
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之蕃師遂棄牛羊而還徐
謂其下曰吾知蕃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
行百里矣若乘銳復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
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夏四月辛巳皇
后郭氏崩周悼獻王后所生也王薨后悲感生疾遂不
起后性謙約寬仁惠下尤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或服
飾華侈必加戒勸有以家事求言于帝者后終不許兒
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資但出裝具給之帝嘗使觀空聖
殿諸庫后辭曰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

六宮願量頒之妾不敢奉詔帝尤加禮重焉 宰相王

旦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謀
利爲功煩擾特甚帝曰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朕甚
閔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爲定額自今中外
勿得更議增課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帝與輔臣

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
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
軌嘗忿李敬元異已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
敬元卒敗軍事此皆不以國家爲慮者也帝曰若然則
險僞之輩世所不能絕也 戊申詔以鼓司爲登聞鼓

院登聞院爲登聞檢院命右正言鄒平周起太常丞鄒陽路振同判鼓院吏部侍郎張詠判檢院檢院亦置鼓先有內臣句當鼓司自此悉罷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卽判狀付之許邀車駕如不給判狀聽詣御史臺自陳先是帝謂王旦曰開廣言路治國所先而近日尤多煩紊車駕每出詞狀紛紜洎至披詳無可行者故有此更置焉 汀州黥卒王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鏡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帝賜捷名中正是月戊申真君降中正家之新堂是爲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 戊午增孔

子守塋二十戶 初置雜賣場 閏月戊辰減劔隴等
三十九州軍歲貢物夔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 王
申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溧水縣令史
良丹陽縣主簿夏竦先是帝謂宰臣曰比設此科欲求
才識若但考文義則濟時之用安得而知今策問宜用
經義參之時務因命兩制各上策問擇而用焉竦所
對入第四次等擢絳爲右正言竦爲光祿寺丞 是月
立中書樞密院互報法事關軍機民政者必互相關報
時中書命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又令監香藥庫
兩府不相知故有是命 六月壬子司天言五星當聚

鷄火而近太陽同時皆伏案占云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歷千百載所未曾有望付史官以彰殊事從之 乙卯葬莊穆皇后于永熙陵之西北初定謚命宗正卿告廟王欽若疑其事因對具言王旦曰國朝故事昭憲之謚太尉率百官告廟孝明之謚止宗正卿告廟今當以孝明爲比帝顧欽若曰皆有故事不足疑也 庚申知樞密院王欽若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奉表稱賀詔付史館 吏部侍郎張詠以病瘍乞郡 辛酉詔詠知昇州 徙向敏中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先是舊相出鎮者多不以東事爲意寇準雖有重

名所至終日宴游張齊賢側儻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道之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皆不喜惟敏中勤于政事所至著稱帝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耶 遼賜皇太妃死於幽所 秋七月丁卯祔莊穆皇后神主于別廟殿室在莊懷皇后之上 高班內品裴愈出隸唐州愈前監廣州網遇交州使因言龍花蒞難得之物宜以充貢至是州采之爲獻且言愈嘗道詔旨帝曰朕懷撫遠俗何嘗有所宣索卽下愈御史臺劾問故有是責仍以龍花蒞還交州 帝謂輔臣曰近見詞人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說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也有太甚者當

黜以爲戒 遼以西平王李德明母薨遣使弔祭旋命
起復 知宐州劉永規馭下嚴酷六月乙卯軍校陳進
因眾怨鼓譟殺永規擁判官盧成均爲帥僭號南平王
據城反甲戌奏至詔忠州刺史曹利用等領兵進討仍
諭賊黨有來歸者竝釋罪 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
年新收戶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有奇賦入增三
百四十六萬有奇望特降詔旨自今以咸平六年戶口
賦入爲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 黎龍廷自稱權
安南靜海軍畱後遣其弟明昶等來貢帝賜以九經及
佛氏書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

給以旌節 戊子帝謂輔臣曰近日以來殊無獻言者
卿等宜勤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 詔翰林遺書
工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院每發
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 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
獄官先是帝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恤民隱
遴東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
人一夫受冤卽召災沴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
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所至專察視囚禁審詳案
牒其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 八月乙巳置羣牧
制置使命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兼之尋又增置判官一

員 丁未中書門下言莊穆皇后祥除已久秋宴請舉樂不允 以右監門衛上將軍錢惟治爲右武衛上將軍月給俸錢百萬仍許在家養疾時惟治弟太僕少卿惟演上聖德論帝覽之謂宰臣曰惟演文學可稱且公王貴族而能留意翰墨有足嘉者可記其名并以論付史館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比聞惟治頗貧乏遂有是命 己酉益州地震出府庫錢五十萬貫付三司市菽麥時宰相言今歲豐稔菽麥甚賤爲富民所蓄請官爲斂糴以惠農民 辛亥賜孔子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聖佑延世子宐孫也 翰林侍講學士

兼國子祭酒邢曷以羸老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歸視
田里帝命坐慰勞之壬子拜工部尙書知曹州是日特
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帝作詩賜之曷視壁間禮
記圖因陳中庸九經大義帝嘉納焉及行又命近臣祖
送侍講學士外使自曷始 癸巳帝謂王旦等曰前詔
羣臣言事除機密外不得用無名劄子非合面奏公事
不得上殿蓋防人之多言寢成斐斐也且必有顯狀封
章彈奏有何不可近日戚綸面陳詔旨不復因出綸奏
示旦等曰綸意以疏遠之人難得而奏然自下詔以來
升殿奏事者未嘗有阻且曰飛語譖言聖慮固不爲惑

但近日論利害者差少亦宜留意省察王欽若曰臣下
升殿一二次卽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
皆當付所司鞫問帝曰綸性純謹有學問此奏乃未諭
詔旨耳 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命王旦監修王欽
若陳堯叟趙安仁晁迥楊億同修 置龍圖閣直學士
以杜鎬爲右諫議大夫充其職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
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六卷詔獎之 是月
諸路皆言大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金改造 帝以庶僚勤事王申遂詔自今文武官月俸
應折支者竝給實錢願給它物者亦聽 已卯詔羣臣
家有藏太祖舊實錄者悉上史館無得隱匿 時知杭
州薛映歲滿當代帝與宰相議擇其人王旦曰天下重
地爲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
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爲患帝澆然之因曰近如宐州
止因劉承規虐用其下聚爲寇剽延及它境若長吏得
人豈致是耶因閱班簿指孫僅王濟謂旦曰二人孰優
旦曰濟有吏幹可副是選遂改濟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宐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軍擊破之盧成

均挈其族來降陳進伏誅利用等入象州安撫軍民分

兵捕餘寇

遼西北路招討使蕭託雲

舊作蕭圖

討準

布破之託雲北府宰相哈哩

舊作海璆今改

之子也

自乾德

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支所

闕者必稽其數以貸于內藏俟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

後二十年閒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

除其籍冬十月帝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

示王旦等曰此庫乃爲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

于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救 丙申遼主如中京 翰林

學士晁迥等上考試進士新格詔頒行之初陳彭年舉

進士輕俊喜譎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于是更定條制多因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士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各舉常參官堪知大藩者二人 乙卯詔曰攷掠之法素著科條非理擅行茲謂慘酷諸道官司有非法訊囚之具一切毀棄 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放言自被聘召及遷諫署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增其過矣帝乃遣內侍齎詔賜放欲以樞務處之放上表固讓乃止 十一月丁丑

刑部尚書宋白爲兵部尚書致仕白年踰六十圖進不休御史中丞王嗣宗屢使人諷之知樞密院事陳堯安其子婚也亦數懇勸白不得已始上表帝猶以舊臣未許再表乃許焉 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

中書以問帝拱揖不荅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帝曰朕之不德安敢輕議初三欽若旣以城下之盟毀寇準帝自是常怏怏它日問欽若曰今將柰何欽若度帝狀兵卽繆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帝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

爲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也帝曰何謂大
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乃可旣而又
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陛下謂河
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久之乃可然
心憚王且曰王且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
且宐無不可乘閒爲且言之且僂俛而從然帝意猶未
決它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帝驟問之曰卿博達
墳典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旨
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帝由
此意決遂召王且欽于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

佳歸與妻孥其之既歸發視乃珠也且自是不復持異
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辛巳雨雪帝謂王旦等曰瑞雪
盈尺來歲麥苗應有望也遂賜近臣飲于中書又宴館
閣官于崇文院帝作瑞雪詩令三館卽席和進兩制次
日來上 辛卯遼遣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元等來
賀承天節元館于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日聞鼓聲豈
習戰陳邪或對以俳優戲場閭里設宴帝聞之謂宰相
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閱習武藝亦國家常
事耳且可以示無閒于彼也 十二月乙未手札賜王
欽若曰編修君臣事迹者各置歷仍書逐人名下隨卷

奏知異時比較功程庶分勤惰欽若爲人傾巧所修書
或當帝意褒賞所及欽若卽自名表首以謝或謬誤有
所譴問則戒書吏稱楊億以下所爲同條皆疾之 先
是帝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
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帝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
矣典領之臣必須審擇晁迥兢畏當以委之周起王曾
陳彭年皆可參預馮拯曰封印卷首尤宜用素有守操
之人旦曰滕元晏于士大夫間少交游帝曰今當以朱
吳代周起知舉令起與元晏同掌封印事于是命翰林
晁迥知制誥朱吳王曾龍圖閣待制陳彭年同知貢舉

始命禮部封印卷首 己酉遼賑饒州饑民 庚戌同

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覩來年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案春秋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月令云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
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卽上辛郊天地元辰謂郊後
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竝先云上辛祀
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上辛祀昊天後亥日
享先農仍卽著令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旣
而判寺李宗諤言宋書後魏書所載竝以上辛後日享
先農請如吏奏從之 詔諸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

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蓋凡遣戍兵必預度所在資廩
豐約故也

大中祥符元年

道統和二十六年

春正月乙丑帝召宰臣王旦

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于崇政殿之西序帝曰朕寢
殿中帟幕皆青施爲之且其間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
之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來月三日宜于正殿建
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
悚然起對忽已不見命筆誌之十二月朔卽蔬食齋戒
于朝元殿建道場結采壇九級又雕木爲輿飾以金寶

恭佇神貺雖越月未敢罷去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
屋之南角有黃帛曳于鳴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回
奏云其帛長二丈許絨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
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且等
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已愛人夙夜求
治以至殊鄰修睦獷俗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
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
有昭報今者神告先期靈文果降實彰上穹佑德之應
皆再拜稱萬歲又言啟封之際宜屏左右帝曰天若誦
示闕政固宜與卿等祇畏改悔若誠告朕躬朕亦當側

身自修豈宜隱之而使眾不知也帝卽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升屋對捧以降王曰跪奉進帝再拜受書置輿上復與旦等步導卻繳蓋撤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旣去帛啟緘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尙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稱賀于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帝已先至丙寅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

遣吏部尙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
廟 丁卯設黃麾仗于殿前陳宮懸登歌文武官遣使
陪列酌獻三請天書禮畢帝步導入內行避黃道司天
監奏三日五日有紫雲護宮殿乞付史館從之 戊辰
大赦改元文武官竝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
門詔東京賜酺五日以二月一日爲始 壬申邊臣言
趙德明邀畱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
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旱歉已令
榷場勿禁西蕃市粒會者益撫御夷狄當務含容不然
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 趙德明嘗以民饑上表乞糧

數百萬帝出其奏示輔臣眾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
渝誓約安有乞請乞降詔責之王旦請敕三司在京積
粟百萬令德明自來取之帝從其言既而德明受詔望
闕再拜曰朝廷有人乃止 太僕少卿錢惟演獻祥符
頌甲申擢司封郎中知制誥 天書降之翼日翰林學
士李宗諱上皇帝奉迎酌獻樂章優詔答之時學士晁
迥知貢舉楊億被病參知政事趙安仁實草詔云 遼
主如長樂 二月壬辰朔帝御乾元門觀醵 丁酉分
遣中使六人錫邊臣宴 戊戌帝語輔臣曰京師士庶
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爲飾工人鍊金爲箔其徒

日蘇計所費歲不下十萬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丙午
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
塗金緇金之類亦不須用 三日甲戌兗州父老呂良
等千二百八十七人詣闕請封禪對于崇道殿帝令引
進使曹利用宣勞而諭之曰封禪歷代罕行難徇所請
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
符宐告成岱嶽以報天地帝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良
等又曰歲時豐稔華夏安泰願上蒼靈眈早行盛禮詔
賜帑帛遣之知州邵華又率官屬抗表以請亦不允
已卯兗州并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詣闕請封禪

壬午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
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閤門凡五
上表請封禪 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降于大內之功
德閣 甲午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遂遣官告天
地宗廟嶽瀆諸祠乙未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
事趙安仁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帝以
經費問權三司使丁謂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卽
詔謂計度秦山路糧草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
相度行營道路翰林學士晁迥李宗諱楊億龍圖直學
士杜鎬待制陳彭年與太常禮院詳定儀注王旦請依

郊禋故事而命五使帝曰升中大禮五使之職當于中
書樞密院以班次領之丙申命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
爲禮儀使馮拯爲儀仗使陳堯安爲鹵簿使趙安仁爲
橋道頓遞使其禮儀橋道頓遞使事令拯堯安分掌之
欽若安仁竝判兗州仍夏迭往乾封縣禁于泰山樵采
者山下工役無得調發丁夫止用兗鄆州兵行宮除前
後殿外餘悉張幄幕金帛芻糧委三司規度收市或轉
輸供用它所須物悉自京輦致無得輒有科率發陝西
上供木由黃河浮筏鄆州給置頓之費 詔東都緣路
禁采捕修建行宮無得侵占民田扈駕步騎輒蹂踐苗

稼者御史糾之 壬寅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仍錄題
解摹印以示之初于殿廊設幔列坐席標其姓名又揭
榜表其次序令視訖就坐命翰林學士李宗譚等八人
爲考官帝徧至幄次諭宗譚等務極精詳勿遺賢俊翼
日宗譚等上所定進士文卷詔宰相覆考訖乃臨軒賜
進士鄭人姚暉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謝恩始令釋褐
是日特賜綠袍鞞笏卽命以職 丙午詔作昭應宮以
奉天書 時上封事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
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例于是
悉罷吏部科目 丙辰詔太祖太宗朝諸路所獻祥禽

異域皆在苑圃可上其數俟封禪禮畢縱之遣使馳
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老人董
皓識之授皓州助教賜束帛戊午詔東巡取鄆州臨鄆
路赴泰山禮畢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先是監察御
史陰城張士遜爲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
士遜自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
嫌主司不聽乃自言引去帝是之記名于御屏遂詔自
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是月江南轉運
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卻帝乃自除士遜爲之士遜謁
宰相王旦于政事堂自言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

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士遜後徙廣西河北每思
且言不敢妄有興建云 五月庚申朔遊主還上京

壬戌王欽若言秦山下醴泉出錫山蒼龍見 河北轉
運使李士衡奏罷內帑所助錢八萬緡于是又請輦本
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帝曰士衡臨
事有心力遂賜褒詔因畱士衡于澶州管句東封事

有司詳定儀注請于秦山上置圓壇徑五丈高九尺圓
壇東南置燎壇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山下封祀壇如圓
丘制社首壇如方丘制又爲瘞瘞于主地及天地玉牒
玉冊石璣金玉匱受命寶之制甚備詔悉從之 丙寅

命王旦馮拯趙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冊文 初有司請
依唐故事皇帝告廟出京至泰山社首山竝用法駕帝
以前詔惟祀事豐潔餘從簡約于是改用小駕儀仗尋
改小駕名曰鸞駕 辛未趙安仁奏得太僕寺狀金玉
輅合先赴泰山輅高二丈三尺闊一丈三尺所經州縣
城門橋道有狹隘請令修拆帝曰若此則勞人矣可于
城外過于墳墓處避之 三司假內藏庫銀十萬兩從
之 遼主駐懷州 甲申放後宮一百二十人厚資遣
之 六月壬辰詳定所上封禪儀注帝覽之曰此儀久
廢非典禮具備豈爲盡美卽手札疑互凡十九事令五

使參議釐正而行之 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遼境上
告以將有事于泰山 先是五月丙子帝復言夢見向
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于泰山密告王欽若
于是欽若奏是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見黃素
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
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場
明日跪授中使捧詣闕奏至帝亟召王旦等諭其事欲
自出奉迎卽命旦爲導衛使其儀仗奉迎天書安于舍
芳園之正殿帝再拜受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
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

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之左右奏苑中有
雲五色讀天書次黃雲如鳳駐殿上 賜文武百官泰
山醴泉 庚戌曲赦兗州繫囚流罪以下 辛亥羣臣

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

帝 秋七月遼加太祖謚曰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太

宗謚曰孝武皇帝讓國皇帝夏謚曰文獻皇帝世宗加

謚曰孝和莊憲皇帝仍謚皇太弟魯呼舊作李胡今改曰欽順

皇帝攷異遼史諸帝紀及列傳於統和二十六年所加

之謚皆備書之徐氏後編載契丹主追尊安巴堅

爲太祖德光爲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都

本達人皇倍爲護國皇帝自在太子阮爲恭順皇帝是

誤以加謚爲上廟號又誤繫於 八月己丑朔上太祖

尊謚曰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皇帝太宗
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 命詳定
儀注官晁迥以下習泰山園臺封祀儀于都亭驛 乙
巳令天下禁屠宰一月自十月始 己酉王欽若來朝
獻芝草八千本 九月戊午朔令有司勿奏大倅案
已未詔告太廟以芝草嘉禾瑞木列于天書輦前及陳
于六室 庚申命兵部侍郎向敏中權東京留守 皇
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言有鶴十四
來翔天書扶持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翼
日帝顧謂曰昨所睹鶴但于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

恐不爲實卿當易此奏也謂再拜曰陛下以至誠奉天
以不欺臨物正此數字所繫尤深望付中書載于時政
記帝俛首許之 癸亥奉天書于朝元殿甲子扶持使
等奉天書升玉輅赴太廟南城門內幄殿有頃車駕至
詣幄殿酌獻訖奠告六室至太祖太宗室告以嚴配之
意帝涕泗交下羣臣言祀次白雲如龍鳳仙人正在廟
室上有鶴十四來翔 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
芝六千七百餘本 乙酉帝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初
禮官言帝王無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憚
勞乎 是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

南路皆大稔米斛錢七文 冬十月戊子朔遼主如中京 庚寅詔所經州縣采訪民間不侵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論薦鰥寡惻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爲錄奏 司天言五星順行同色 辛卯駕發京師奉侍使奉天書先導 辛丑次邠州壬辰駐蹕知制誥朱吳言奉玉冊玉牒至翔鑿驛存神光起昊天玉冊上亟遣翰林學士李宗諱馳往致謝

丙午次翔鑾驛 丁未法駕入乾封縣奉高宮帝卽
詣昊天玉冊前焚香再拜以謝神光之貺 占城大食
諸蕃國使以方物迎獻道左大舍蕃客李麻勿獻玉圭
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長者云謹守此俟
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卽馳貢之 戊申帝齋于穆清殿
王欽若等獻紫芝草三萬八千餘本 己酉羣臣奏五
色雲起嶽頂帝與近臣登後亭望之名亭曰瑞雲知制
誥朱異奉玉冊牒及圓壺行事官竝先升山上以回馬
領至天門路險絕人給橫板各二兩首施采帛與親從
卒推引而上 庚戌晝漏未上五刻帝服通天冠絳紗

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韉袍乘步輦以登鹵簿
仗衛列于山下黃麾仗衛士親從卒自山趾盤道至太
平頂凡兩步一人纓繡相間供奉馬止于中路御帳亞
獻寧王元傑終獻舒王元偁尚書使陳堯叟從登言有
黃雲覆輦上道經險峻必降輦步進有司議益扶衛皆
卻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帝解氣益壯至御幄召近臣
觀玉女泉及唐高宗明皇二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
幕遲明未已及帝至天氣溫和奉祀官點檢習儀于圓
臺是夕山下罷警場 辛亥享吳天上帝於圓臺以太
祖太宗配命羣官享五方帝諸神于封祀壇儀衛使奉

天書于上帝之左帝袞冕奠獻侍從導衛悉減去第翟
止于堦門籠燭前導亦撤之攝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
玉牒文帝歛福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
神冊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攝太尉王
旦奉玉匱置于石礮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
領徒封礮帝登臺閱視訖還御幄司天監奏慶雲繞壇
月有黃輝氛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振動山
谷帝卽日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 壬子禱祭皇
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之儀前夕陰而風及行事風頓
止悉縱四方所獻珍禽奇獸于山下法駕還奉高宮左

右言日重輸五色雲見詔以奉高宮爲會真宮 癸亥
有司設仗衛宮縣于朝覲壇下壇在奉高宮之南帝服
袞冕御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
者咸除之文武官竝進秩加恩 賜天下醕三日改乾
封縣爲奉符縣泰山下七里內禁樵采大宴穆清殿又
宴近臣及泰山父老于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 甲寅
車駕發奉符縣次太平驛是日始復常膳帝勞王旦等
以久會蔬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言蔬會唯陛下一人
臣等在道未嘗不私會肉帝顧旦等曰知節言是否旦
再拜曰誠如知節言 丙辰次兗州以州爲大都督府

十一月戊午朔帝服韠袍詣文宣王廟酌獻孔氏家
屬陪列有司定議止肅揖帝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
刑部尙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子先儒暨叔梁紇顏
氏帝制贊刻石廟中復幸孔陵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
至文宣王墓再拜詔加謚曰元聖文宣王仍修葺祠宇
給近僮十戶奉塋廟翼日又遣吏部尙書張齊賢等以
太牢致祭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
同學究出身聖佑爲奉禮郎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六
人又追封叔梁紇爲魯國公顏氏爲魯國太夫人伯魚
母并官氏爲鄆國太夫人

預疑今俗本家語孔子娶開
官氏諸書皆因之錢竹汀據

漢禮器碑聖妃并官氏又曲阜縣石刻大中祥符封封
國夫人制句容縣石刻元至順加封制皆作并官字畫
分明以正流俗相承之謬柯氏宋史新編儒林
傳亦作并官知柯柯所見宋史本尙未誤今從之

又追封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廟周文公曰文憲王
曲阜縣立廟 己未帝御回鑿單慶樓觀醮凡三日

壬戌發兗州丁卯次范縣賜曲阜縣元聖文宣王廟九
經三史令兗州選儒生講說又賜太宗御製御書又以
經史賜兗州 丙子發陳橋次舍芳園時近輔淮甸京
東河朔之民自泰山迎候車駕者道路不絕 丁丑車

駕至自泰山扶持使丁謂奉天書歸大內賜百官休假
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 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爲

天慶節丁謂請以祥瑞編次撰贊繪畫于昭應宮從之
甲申命王旦攝太尉奉上太祖太宗諡冊禮畢親享
六室 乙酉大宴含光殿勞旋也 十二月辛卯御朝
元殿受冊尊號 命丁謂李宗諱等編修封禪記從陳
彭年之請也 丁酉內出泰山封祀上尊酒及玉女白
龍王母池水新醴泉賜輔臣詔東京畱守司及在京掌
事內臣不該賜物者特給之 詔江淮發運司部內各
畱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先是江淮米運送京師至是司
天監言揚楚之分當爲水旱診防患故也 庚戌置京
新城外八廂帝以都門之外民居頗多舊例惟赤縣尉

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 辛亥命戶部尙書寇準知天雄軍兼駐泊都部署遣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甲寅以南衙爲錫慶院先是醮宴則集于尙書省或都亭驛誕節齋會則就相國寺帝以佛舍中烹飪優笑有虧恭潔乃令內臣度館于顯敞者易之南衙卽太宗尹京時府邸秦王許王繼居焉厥後虛其位故以爲院 詔進奏院不得非時供報朝廷事宐令進奏官五人爲依犯者科違制之罪 遂招討使蕭託雲奏討甘州回鶻降其主伊囉勒

舊作耶刺里今改

撫

慰而還
是歲遼放進士史克忠等十三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